

草原集 目次

短論

文學建設新課題

文藝散論

甘地家裏第一天

散

門
赫貞殞星

懷友——黃灼華

破爛的行囊

詩

哀希臘

生命的歌頌

別

訴

歡送

薔薇的夢

禱告着你

翁北漢	若舜	魏風	山雨	弓良	奈漢	力武	王奇	如堯	雨濱	疾風	何特	戈特	萍野
1	2	6	10	13	15	17	18	21	23	23	24	25	25

805600

筆 隨 詩文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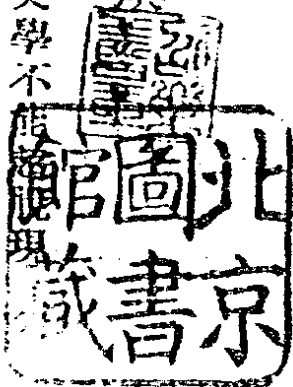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春天的草原)

兒歌
萬里長城
自勉
阿O傳
他倆的生活
「庶務主任」
有趣的人
只爲百元關金券
天書
編後記

玉 史 萍 戈 知 賈 史 郝 山 史 萍
塵 舜 野 特 友 甄 堯 屏 雨 堯 野
27 27 28 29 31 33 36 39 41 44

文學建設新課題

翁北溟



一 草

戰後建設工作的積極開展，已為目前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中心課題，文學不能不隨現實的發展，且為現實發展的先導，在中心課題中文學是應該佔着首要的一目。

戰後的文學建設，在三民主義這一準則之下推進，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準則只是指示推進的一個箭頭，而實際工作的執行，遵照着這一箭頭首先就該確切的把握了社會現實與時代趨勢，否則文學建設等於沙漠上起造塔宇，不過暫時的或足以壯壯觀瞻。

原

戰後社會現實會具有怎樣一個特質與特徵，牠應該是接續着戰前的演進形成。但因了戰前戰後的一切差別太大，在前後交接之間的一個轉變必然劇烈！通過了這一劇烈轉變而伸展出來的社會現實，至少，現在的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一切以適合戰時需要為先決的，屆時當然要失去牠的現實性，這時的社會現實，必然在復員的緊張後與奮和平幸福的重建為一般態勢，在經濟上必然由戰時統制而為轉社會的計劃發展，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政治上則必然由軍事集權而解放向民主政體，民權普遍，憲法實施！整個社會決計不會如戰時一樣的動亂、恐怖、殘酷、窒息、滿佈着自私氛圍。第一牠必須暴露着血肉肺腑！把握着這一社會現實，而文學建設必走的路徑，也不能從宣傳出發，把教條通過文學的形象化而誘惑大眾的卑鄙惡劣而又陰狠的手法，應予一概廓清了！第二，在三民主義這一箭頭下，社會現實的光明與黑暗，我們應該一樣的無私的忠實的把牠記

一 集

I

錄，因為伸展到這一階段的社會現實，黑暗的種種仍不會減少。在戰時「暴露弱點便足以妨害抗戰」這一孔子神牌下只許歌頌光明的禁制，這時應該予以解放的！此外寫作的中心泉源應該集中於民權問題，民生問題，絕不容許再固限於以某一方面，或某一部份，或某一階層的需要有利或喜悅，而牽動着作家的視野與筆觸。

一 有社會現實作基礎，而更須適當配合的却是時代趨勢了。只是把握了社會現實而忽略了時代趨勢的配合，進步的傾向必然有所偏頗，拗執，甚而竟至於頑固。我們的文學作風固然尊重此時此地的創造，然而創造並不是違逆了時代趨勢而硬制奇跡，民權的必然普遍享受，民生的必然要解決；自由平等的必然不為任何黨派和主義作主觀的誤解和強奸，一時代的趨勢必然是沛然的向前。文學建設必走的路若是不和這些趨勢合流，那末尾巴主義，公式主義，八股主義，把握社會現實而建設文學的結果是徒勞的！

抗戰應把這一階段的時代渣滓帶走了，戰後的文學建設在大家能夠正確努力下總該是光明的。

一 文藝和理論的分別，理論是使人有正確的思想，而文藝除此之外更有使人發生共鳴與愛恨的感情。就是文藝是表達感情而同時表達思想的。它採取了社會上活生的材料，和着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通過形象的（語言寫的形象）表現。

文藝是從人類的活動，人和人間，人和物間，這些具體的生活現象上發展出來，並且

將思想和感情，達到最高度的表現。文藝的工具，是從人類的語言上發生出來，且盡量發揮語言的長處。

原始的唱歌，繪畫各種藝術，並非有審美的目的而產生，乃是實際上適應生活上的需要而產生的。

文藝的興衰，以是否與大多數人發生密切的關係為轉移。文藝是永遠服務於大眾為大眾說話，為大眾謀幸福的。

文藝的功用，首先可以驅逐我們的利己心，使我們對任何人發生親密的關係，激起深刻的同情。文藝可以代替宗教。其次它能夠驅逐因襲的觀念，使我們對真實的人生，有正確的見解。而且比較科學又易普及到一般民衆，使民衆樂於接受。最後它能夠武裝我們，使我們不和惡勢力妥協，並鼓勵我們為正義而戰。給予在痛苦中生活的人們，好像得到一根手杖或盾牌。

巴爾扎克說：「一個藝術家工作的時候，是應該像兵士上戰場那樣勇敢，鑽工下地洞那樣地勞苦，才有希望。所謂天才，也就是不斷的努力和長久的耐苦。」

我們要認請務了盡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改變自己和人們的精神，幫助人類社會加速的進步，達到幸福之境，我們才願意從事文藝工作。

文藝的工具就是現代人講的語言。（而文字只是語言的工具）高爾基說：「作家必須理解，他不僅是用筆來寫，而且是以語言描寫。」

3 世界上的傑作，決不用特別的語法，而是用普通民衆日常生活語言寫成的。一個文學工作者，如不能夠熟悉本國的語言，不深入民間，廣做搜集紀錄的工作，他是絕對寫不好

的。

4 蘇聯的左勒克每天必須寫些單字和句子在日記上。A，托爾泰寫的筆記很多，往往能利用一個句子造出典型來，高爾基開始記些諺語，俚言，俗語，形成了他個人的形象。普式庚則更向奶媽製餅婦們學習過語言。

一 民衆語言的特點二一、富於具體形象。二、詞頭豐富。例如：「烹香」，「焦黃」，「黑黑」，「緋紅」，「雪白」。以及「梆硬」，「利酸」，「密甜」，「飛辣」。三、諺語俗語內容豐富。如：「見官莫在前，做客莫在後」。「衙門大打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朝裏有人好做官」。「泥菩薩過江，自身都難保」。「耗子過街，大家都叫打」。

原 莫泊三說：「不論人家所要說的事情是什麼，只有一個字可以表現它，一個動詞可以使它生動，一個形容詞可以限定它的性質。因此我們得尋求着，直到發現這字，才止，決不要安於「大致可以」。另外要從繁雜的字句中，去尋求簡潔的字句。用很少的語言，寫出很多的事情，將那些可有可無的字句趕快刪去。」

集 從書本裏去尋找語言，像淘金一樣，從死的語言中，淘出活的語言來。例如：「一不做二不休」。「於今世上人眼淺，只重衣冠不重人。穿着好衣三五件，滿口侈談事事能，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錢人。有錢之人排上座，無錢之人兩邊排。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常有錢道真話，又道無錢語不真。家有餘錢並剩米，不是能來亦是能。」

人！！永遠是文藝作品的主角，沒有人就沒有文藝，神怪小說中也有人的影子。一切

皆以大登轉移。人離不開社會，所以描寫的人物身上一定要有現實社會的生活影子。

作家不但應隨時研究各種人物，社會與生活的事物，並應與他們打成一片，滲入他們各階層的生活，同時亦須研究自己，以自己來體驗。這研究和體驗，不都是冷漠的，必須用熱烈的感情，同樣快樂，同樣悲哀！

文藝也可以分為「藝術」和「學科」兩種：學科方面是文藝的認識，包含文藝史、文學理論、文學思潮等。藝術方面，文藝寫作的修養，包含寫作方法，寫作實習一類東西。生活豐富，學問好，如沒有練習文藝寫作好技巧，也是不成的。

我們學習古典的傑作，正如先前的文藝作者，走了不少迂迴的路，而我們一開始就走的捷徑了。

讀文藝傑作，每次要有每次的新發現，必須重三倒四，以至几十遍去讀。如人物是怎樣描寫的？典型人物是如何塑成的？附屬人物怎樣配置的？人物和人物間的關係，即作家的表現故事，是怎樣結構的？那些事情是必然的？那些又是偶然的？那些是明的突然發生的？那些是暗的漸漸進行的？風景又是怎樣描寫的？然後與別的作品比較，看有什麼地方不同？尋出各人的優點來。

紀德說：「真正的藝術家渴求深刻的影響，俯身去就藝術品，竭力將它忘却而使自己更深入。他把完成的藝術品，看做一個頭，一道邊界，我們要這樣才能更向前去或輕住別處」。

又說：「爽爽直直的模倣，和那種鬼鬼崇崇的剽竊的下作毫無關係——偉大的藝術家從不害怕模倣」。

實在每一門職業，要學習着他的技巧，最便利的方法，便是向一個師傅學習，觀摩他做出的東西，看到做東西時候的手法，拿着材料照他那樣去做。學了他的長處，然後更進一步，精益求精，青出於藍。

甘地家裏第一天

魏風江

幼年的時候在教科書上讀到甘地先生的事蹟，對甘地先生的印象就很深，及後閱讀羅曼羅蘭著的甘地傳和其他許多關於甘地的記載，對先生的敬意與日俱增，我到印度後，對於這一位敬慕已久的偉人，自然是亟欲瞻仰的，一九三四年八月初，甘地先生來團際大學向全體師生做過一次演講。匆匆而來，匆匆而去，我未能與先生詳細晤叙，於願頗有未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尼赫魯先生來團際大學，我即向他表示要到華爾大去拜望甘地先生，尼赫魯先生說：『你可以到馬哈子馬吉那邊去住一個時期，從生活中去認識他，是最有意義的』。

登年四月初，我接到甘地先生的秘書總賽先生的覆信，說馬哈子馬吉對於一位於呵喜姆沙（仁愛）有深切認識的中國青年是最歡喜接見的，他說只要我有時間，隨時都可去華爾大見甘地先生。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我整治了簡單的行裝，由加爾各答上火車，向華爾大出發，華爾大在地理上是印度的中心。自甘地先生卜居華爾大以來，即成爲印度革命運動的中心。印人既尊稱甘地先生爲大靈魂（馬哈子馬），則華爾大應該是全印度的心臟了。車廂裏只有我一個中國人，立刻吸行了

各部乘客的注意。有幾位即開始與我攀談，等到他們一知道我是去拜訪甘地先生的，他們即對我表示特別親熱，有一位老者名果伯特先生，從行篋中抽出一本當爲我所熟讀的甘地先生大作印度自治贈我，並希望我在甘地先生那邊多住幾天，態度頗爲懇切。

第二天下午車到華爾大，下車後有一青年是甘地真理學院的學生，願意陪我去見德賽先生。德賽先生已先期接到我的電報，等我已久，他見到我非常高興，與我行擁抱禮。德賽先生狀貌魁偉，態度和藹，是甘地先生最忠實的信徒，亦是印度最有名的學者，著述頗多。晚上與他縱談中印間事，相與共宿於他的書室中。

那天晚上太興奮了，所以沒有睡得好覺，我對甘地先生敬慕太深，而一念及從明日起即將與這位偉大人物朝夕晤對，面受教益，心不禁悸跳不置。

甘地先生住在離華爾大七八哩外一個叫

做司克漢的新村裏。德賽先生僱了一輛馬車，差一個學生名叫達脫的陪着我，車子在一個曠野上顛簸着前進，風吹草低，黃沙撲面，約一小段後，遠遠望見有一處木籬茅舍，疏樹綠陰，好像沙漠中一塊沃地，海洋中一個小島，那就是甘地先生一手建立的司克廣村。司克廣村不傍山，不靠河，偏偏建立在一個不着邊際的荒野中，正可表觀甘地先生獨立無依的精神。

馬車在木籬外幾株瘦樹下停下了下來，達脫君跑進籬去一會兒即出來，跟他出來的是位老婦人和一位英國的留學女子，我即向他們合什致敬，經達脫君介紹後，始知老婦人即甘地夫人，那青年女子是甘地先生的乾女兒斯蘭德女士。她們陪着我進門去，忽聽見裏面一個高朗的聲音在說些什麼話，那是已爲我熟知的甘地先生的聲音。

我隨甘地夫人進了茅舍，跑進廳一間屋，覺貼壁一張蓆上，坐着甘地先生，我立即

跑過去行了禮。甘地先生拿着一把倭剃刀，正刮完鬚鬚，他會我坐在他左邊席上。

我簡單地說了幾句仰慕的話後，甘地先生微笑道：「我很歡喜你來此地，以前也會有些中國人來看過我，他們雖去後即無消息，我很紀念他們，自從日本人與你們構毀以來，印度人很注意中國問題，你來正好，可以詳細地給我關於中國的消息。」

我回答道：「當然我將把中國近狀報告馬哈子馬吉。目前中國青年感到非常苦悶，愛恨交迫，無所適從，需要馬哈子馬吉啓示的地方很多。」

先生道：「中國青年愛國情緒高漲，他們的行動是爲我們設法，我們從報紙上看中國對於日本的侵略似乎還沒有開始抗戰。中國的力量偉大，可以報効於國家的一定不限於青年。中國青年的愛國運動我們很同情，但大部分中國人對於日本的容忍實令人不解。」

我答道：「愛國怒潮已經澎湃於整個中國，青年人的活動，是全民族一致奮起的象徵。中國對日本的抵抗已經開始，不過目前還是限於局部的。」

甘地先生問關於西安事變的種種，他認爲：「內部的統一，是國家復興的根本，他更與我談了許多零星的問題。先生懇切的態度，使我能暢所欲言，毫無隱瞞的地方。」

最後我把最近來在印度各報發表的幾篇文字呈閱，先生略加翻閱，當他看到有一篇文字中我嘲笑印度橡皮鉅商辛哈先生把中日問題當做橡皮那樣可伸可縮時，他即笑道：「這是中國人的幽默。」

甘地夫人捧了一碟水菜放在我面前，她說：「路上很辛苦了吧，德壽先生說魏先生將在這裏住幾天，很歡迎，不過這裏生活簡單得很，對魏先生恐怕是不慣的。」

我說：「那裏話，馬哈子馬吉和夫人的慈愛，對我已是奢侈的享受；我希望我請爲

馬哈子馬吉和夫人服務」

我與甘地先生各稍稍吃了些水果。忽有一鄉人進來，與甘地先生講了些話，他們是用柱拉底話交談，我不能懂。我乘機注視堆在甘地先生右邊蓆上的書物，有幾本印度古籍和一大堆紙頭，那些紙頭都是包過東西的舊紙，是甘地先生作文寫字用的。更有一疊信封，是甘地先生將別人寄信給他的信封，翻一個身，他寄信給人，用的就是這些經他改造過的信封。蓆上有一支破舊的鋼筆，和一小瓶墨汁。

甘地先生轉過頭來對夫人道：「吩咐米拉嬪（即斯蘭德女士）領魏先生到各處看看，我們很歡迎他在這裏住幾天。」

斯蘭德女士笑盈盈地走來，我即跟她到間壁，她介紹許多人與我相見，其中有一個是奧屈坎尼甘地，是甘地先生的姪兒。斯蘭德是一個英國的青年文學者，在敦倫稍有文名，曾在巴黎習藝術。她體格壯

健，舉止大方，絕無絲毫女性的柔態。文學的浪漫主義和宗教的虔誠心理使她對甘地先生發生無上的敬意，竟至於使她拋棄西方的舒適生活而到印度來追隨甘地，服侍甘地。他的一切革命行動，米拉嬪無不參加，米拉嬪是甘地先生替斯拉德女士取的一個名字。

米拉嬪領我到各處走走。甘地先生的住屋非常簡陋，架木為頂，爛泥為牆。平屋三座，成川字形。當中一座是甘地先生的書室兼會客室。室內無桌椅，除了幾張草蓆外，別無長物。牆上挖洞，深約半尺，用以置放書籍。左邊一座屋子內，半折為二，一間是婦女臥室，一間是廚房。廚房內有泥灶數個，鍋子不大，是見甘地先生家裏的人并不多。

甘地先生的臥寶在左邊那座屋子裏，屋內共分三間均為臥室，其中一間為供我用。住屋四周，圍以木柵，柵內略種樹木，柵外一片草地，別無長物。半里外有泥屋十

敦懂，那就是司克廣村。村中有小規模的肥皂廠，有紡紗廠和織布廠，並有小學一所。

米拉嬭說：「司克廣是依依撥馬哈子馬的發想而建立的一個新村。在南非印僑居留處，馬哈子馬曾透過這樣的新村好幾座。村人有充分的政治覺醒，平時他們能朝着自給自足的目標而努力生產，當馬哈子馬吉的每一個運動開始的時候，最基本的一伍就是司克廣村的男女老幼們。」

傍晚，甘地先生偕我們許多人在曠地上走走。無數的行人向甘地先生致敬。或是說些什麼。甘地先生總是「阿拉」「阿拉」的。對噉噉的問他們回答幾句。在散步時，甘地先生同我談了許多話，他問我結婚了沒有，並論及節欲的重要，他說：「放縱是一隻沉船，沉向無底的深海，節制能使我們即在風浪掀天之中，亦能朝着原定的目標前進」。

門

山雨

飄飄然，飄飄然……

我和一位朋友，——叫什麼名字，現在忘記了。——到了別的一個世界里。那里的人，有認識我的，說了一聲「今天天氣哈哈」——走過了，有的未見過一些，却也睜睜眼，看着我的衣服，我說：「衣服不過破一點，有什麼好看？」這話是很對的，他們卻似乎很高興，異口同聲的說：

「誰要看你的衣服？不識相！」

然而他們也就很迅速的跑開了。我和那朋友，走到一塊地方，那里許多人正在舉行「國家總動員」宣誓，都是筆挺軍裝，掛滿徽章的軍爺們，我退了回來走到街上發現「廣豐」商店集了許多摩登小姐，便鑽了進去，一看我的同學、女士也在那里，打扮得花旦一般，寒暄後，我問她：

「你在做什麼？」

牠聳了聳肩、歪過頭來告訴我：（在她想來，這樣是很美麗的。）「還不是爭購壹千元壹小瓶的花露水？真討厭，等了半天，還是鬧空。」——她說。

我沒有錢買香水，看下去也無益，便退了出來。

前面是「中山公園」，花呀，樹呀，假山呀，畜牲呀，西裝少爺呀，胭脂滿面的太太呀，壹對對的情侶呀，……再前面，便是城外，有壹間間低矮的茅屋，裏面雜着雞呀，豬呀，破衣褲呀，農具呀，廁所呀，牛欄呀，死人呀，小鬼呀，……

模模胡胡，混混沌沌……終於到了一個不知什麼去處，那裏有壹間房子，半新半舊，門是鎖着的，上面却開有壹洞，可容一個人頭進去，門的上面有一塊金字匾題着「人間地獄」四字，旁邊一付對聯，也是金字的，我的那位朋友趕快用記

事冊記下，我還有些記性，那兩句？讓我慢慢道來：

「似屋非屋，適成鬼屋。

無門有門，是謂奇門。」

這是「右軍」先生的手筆，那位朋友嘆道：「好極！不愧鑿銀鈞也。」我是不會欣賞這些的，便跑到那屋的那邊，兩個拿了童軍棍守門的黑面將軍慢慢走來，不知何故却攔住我，用手搖了搖，意思叫我不要前進。我說：「我想看一看這房子可以嗎？」

「沒有什麼好看的，」子走開吧！——我還有自信，我並不十分傻，堅決着要看。我的那位朋友也附和着：「沒有什麼關係的，看一看便走開。」

黑面將軍還不答應，那朋友連忙塞進他手二百塊的中央銀行鈔票，這才允許，然而他說：「那末，你們把頭從那洞洞探進去看一會馬上出來，愈快愈好。」

於是黑面將軍把我帶到門邊，叫我用頭

伸進去，起初里、黑漆漆一團，什麼也看不
出，隔一會却漸漸亮開來，什麼希奇古怪的
東西都呈現了：荆棘呀，毒蛇呀，猛獸呀，
血呀，肉呀，死屍呀，刀山呀，銅柱呀，
……還有惡狗，小鬼，判官，木殼槍，老虎
凳……：雜着大批的脫了衣服的活人，在
呼喊，呻吟，狂笑，掙扎，奮鬥……：他
們見了我都說：『你也想從鐵門里進來嗎？
』我點了點頭，這時一個很有力的把掌正落
在光頭上：

『不聽話的東西，誰叫你看這久？』
黑將軍發怒了。我忍氣含聲的慢慢收進頭來
。隨從那朋友也探頭進去，然而，他立即掉
頭跑了，口裏叫着：『啊呀，裏面黑得那麼
可怕，還有棘刺、毒蛇……：老表，我們
快逃吧！』

但我卻很不以為然，裏面誠然可怕，但
不是也有許多活人難在那裏？在我看來，他
們都是很好的，而且也想我進去。

這樣想着的時候，黑面將軍又喚我：『
你的朋友去了。』子，一個人站着呆想什麼
？』

『很對不起，請問這屋裏的活人那裏來
的？』我偏要問。

『問這些，有點什麼好處呢？』——傻子
，他們是自己請我開了鐵門進去的！』

一看，果然鐵門上鎖着一個很大的鐵鎖
，而且貼了封條。

『那末，請你開一開，我想進去。』

黑面將軍愕然了，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
，像很沮喪似的，一會兒聲音又粗大了：『
我不能，不能開鎖給你進去。』

『爲什麼？』

『你不看見嗎？裏面是很可怕的毒蛇猛
獸一定要吃你，那些活人是很危險的；有的
死了，有的還在呻吟……：』

我想，他的話也許是的，然而我說：『
是的，我知道，我却願進去。』

「你簡直瘋了，進去很危險的，我很坦白的告訴你，你不信嗎？」

「我信任你，——但是我願進去。」

「你知道，這是優子做的事，有衣穿，有飯吃，多麼有趣，——」今朝有酒今朝醉，落得寫意不好嗎？」

「你的話很對，——但是我不管這些，願意進去。」

「你的父母不能允許你這樣做，朋友親戚也不忍讓你這樣做，——而且社會上大強的人都咀咒你這樣的做。你還堅決着嗎？傻子！」

「我是優子，請你放我進去。」

「你不怕那些毒蛇嗎？你不後悔嗎？你不怕你父母流淚，親朋悲傷嗎？」

「是的；這些我已想過了，我願進去。」

「你不知道我們是不願意放你進去嗎？」

「謝謝你，我很知道，但是我願進去。」

「……」

「啊：——黑面將軍看看自己，又看看我而懶洋洋的說：

「我實在不能看你進去，——然而，你既如此堅決，我開了鎖吧！」

拍的一聲，鐵門開了，黑面將軍又趕快鎖上。我在黑暗的屋中，什麼也分不出。只見那些脫了衣服的活人，一齊跑來與我擁抱，表示歡迎了。那些毒蛇猛獸，也急急朝着我的方向撲過來。……

赫貞殞

弓長

——弔威爾基先生——

紐約，世界之都。赫貞江水緩緩的南流。自由神像高聳在雲端，這裏是遍地烽火。有的淨土，僅有的自由之鄉，一百多年前無

改清激徒爲了安身立命，逃出專制的淫威，在這一片新大陸上建設了一個理想的民治，民有，民享的國家。

一個國度太可愛了，她不僅有雄偉的山川，浩浩漂漂的湖泊，而且一切資源，從黃金到黑鉄，從農業到漁牧無一不有，無不備。她們似乎再不缺少什麼？也無須向世界求乞點什麼？她們大可以，起大門，自得其樂，不再與混濁的世界同流，這不過是一部分人的幻想，如一門羅一之流。

然而他們終究是自由之子，血液中還留着先祖的血液。他們不願自私！他們不願充耳不聞弱者的哀號！他們了解人類的自由與和平不可分割，他們終於排斥了「獨善」的孤立派開門援到於生死博鬥中的弱者，其中威爾基先生是領袖之一。

舉世的所以知道威爾基先生，是因爲他是羅斯福總統第三任競選的勁敵；但是舉世欽仰先生却是因爲先生在「四海一家」中事

貴的思想，爲信仰而奮鬥的言行。

先生以爲戰後的和平，將寄存於東方民族的解放，尤其是中國的解放。在災難中的我們，如何不對先生感激。先生不僅是東方民族之友；實在是我們「中國之友！」

我們方期望先生爲他的理想作奮鬥之時，我們方以爲先生的事業在開始發軔之時，我們正以更大的期待，突然先生的噩耗傳來！我們驚怔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難言的傷感。先生死了！先生之死，並非祇是美國人的損失，是全世界的損失！尤其是中國的損失！

先生競選總統失敗了，可是在世界上人們的心裏，先生有比總統名位高越萬倍的尊貴。因爲先生的服務，不僅屬於美國並且普及在整個的世界。

赫真江水緩緩的南流，自由神像高聳入雲端。江上一顆巨星殞落了！世界不免爲失却光耀而憂慮，所幸黎明即將到來！

懷友——黃灼華

◆余漢武◆

我的好友黃自新，是個聰明俊秀的青年。他好學深思的修養，和藹可親的態度，始終如一的恆心，都是我的同事之中所少見的。他畢業於香港中正中學。在校時讀書很勤，文和字都寫得很好，時常名列前鋒。他能夠寫正、草、隸、篆各體，對正楷尤能夠獨創一格。常時同學們請他題詞留為紀念的很多。

他十六歲在中學畢業後，就跟他的舅父補習英文，三年之中，因他興趣濃厚，勤勞有恆，他已能說很流利的英語，而且能翻譯普通的文字。

十九歲那年，他去應考廣東省警察局保安總隊部的文書，同考的有三十多人，他被錄取為第一名。三個多月以後，他因品性純

良，服務勤奮，能力甚佳，同事們對他景仰，長官們對他信任，竟擢升為保安第一中隊少尉特務長。對裏外大小事情都能夠有條有理，尤其對金錢賬目之類，特別精細縝密。故每次大小檢閱，對經理，庶務部份，他總列為第一。

他在全體官佐之中，年齡最輕，能力却是最強，上級所以特別的時常獎勵他，希望他成爲一個人才。他在那時，全憑他的天才和毅力，創開了新環境，打破了一做事要背景一的舊觀念。

我和自新認識，是在廿六年的三月間。那時，我剛由保安總隊辦的學兵訓練所畢業後，奉派在第一中隊充下士副班長。因爲我們時常有許多事情要互相商量，交接的機會很多，日子一長久，彼此的性情就相投了。我們時常一起聊天，友誼的進展，真比親兄弟還來得親愛熱烈。

二十六年十月間，抗戰已經揭幕，我那

時正升了中士班長。二十七年十月廿一日，我們被敵人從廣州趕了出來，以後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的保安團隊，一再改組，最後竟改爲一九、師的野戰補充團，我們都在第三連幹務。這時剛有連上的文書空缺，自新再三的勸告，要我担任，我却因爲文牘繕寫都非所長，不敢貿然答允，後來他說一切困難常由他幫助解決，可以放胆一試、友情的誠篤，我無辭再可推却。担任以後，雖然我的能力不及，因遠長對我的熱誠個性，向來認識故仍表示滿意。

從此以後，我們二人的工作，都是不分彼此，互相協助，自新尤能隨時的指導於我，得益非淺。

自新從二十八年起，連綿接到他的五舅，在衡陽×戰區兵站總監部來信催他去工作以後，接連請了七八次長假，連長都不肯讓他離開。在撫河戰役以後，他下定決心，如果再不准他走，他得自己准自己走了。這些

事他從來不對我隱諱。他五舅每次來信，而且都給我看過，徵求我的意見。

前綫下來後，他又開始請假，講就了一紙極盡動人之能事的報告，結果，仍以「不准」加了些慰勉的語句批下來，這可說是意料中的失望，也就他最後一次的失望了。他決定了要「獨行我素」，抱定了「只要不拐帶公物走是無妨的」信念，實行他的宿願了。

當奉師奉令調皖北的前夕，他犧牲了一夜的睡眠，整理經辦的事務賬冊。次日早晨，我以為他起身很早，看他還正在埋首案上。他整理完畢時，隊伍已經在李家渡過河了。

我這時正爛着極重的潰瘍，已經不易走路，自新爲我僱了一輛羊角車，他就跟在車子後緩緩的走，我一有喘痛呻吟，他就跑上來問我安撫我，呵那誠摯的友情，我將永遠不能忘記。當我們走一里，部隊走出四五里

了。自新顯着悽愴的臉色，我們得嘗生離的苦酸了！我們竟與停下車來，在路旁叙叙衷曲，依依難捨的神情，我們真是難兄難弟。他將所有的金銀賬冊交給我，約一小時多後，他爲了顧慮我的行程，抑制了別離的痛楚和傷心，催促我從速就道，情不自禁，我倆的淚水都奪眶而出了！

他此去，還帶着一個熟悉路綫的號兵。冬天的氣候，晦雨不常，陰天多於晴天。我們十天的長行軍，就無日不雨，第一天的宿營，因路泥滑，就變更了原地點。當晚，我趕到宿營地，將金銀賬冊交還了連長，並說自新在地後而患了惡性瘡疾不能趕來，也就沒有什麼深究。

天雨不停，路滑泥濘，連我的車子都不能動了，只好徒步到景德鎮，這時連長給我的五元錢早已用完，袋中空空，人地兩疏，告貸無門，只得重返臨川，投効到四九軍，適巧該軍成立野戰補充團我就在八連當兵。

後來給信在壽陽的自新，告訴他一路的遭遇，半個月內接到回信除表示同情和關懷外，他早已和那親兵安抵衡陽，並改名爲黃灼華了。此後我倆通信頗勤，從無間斷，不料三十一年因浙贛戰役，隨部電轉輾數月，中間無法通信，從而中斷。至今想來，不禁爲之神往！

我慕仰灼華高尚的人格和人生觀；敬佩灼華的學識淵博，和不亢不卑的態度；敬佩灼華好學深思，不耽下問的精神。最後我敬出這裏遙祝灼華健康，進步！

破爛的行囊

力奔

輪月還斜掛在西邊的天際，田野的青蛙，在鼓着略略的歌唱，突然，廚房里傳來有力的劈柴聲，把正在惡夢纏擾中的我驚醒了，這時候才知道她爲着我的走在趕燒着早飯。夏末秋初的季候，我也曉得陽光的蒸熱

是可畏的！不然，這失業苦悶中的唯一安慰者——床鋪，實在這值人依戀地不願捨棄，但，我必竟是慢慢地爬起；輕輕的足步聲，窸近了，微啓着的鐵門，憑着一線從窗口投射進的月亮光，蓬着長髮的頭頸，已悄悄地伸到我的耳邊——我是決定不遠送你了，因——因為我很怕——怕那離別一剎間……：，——這個濕似的低音，半吞半吐地在她的喉間嚮着，呵！想不到平素情感充溢着的她，也會說出這樣理智的話來，我很驚異！

東方終於泛着了金黃色，剛剛學習啼叫的小雛雞，嘶着低啞的嗓子，短促地，斷續地，像哭泣似的啼着；默默地，我也終於孤伶伶地又踏上了寂寞的長途，隨着我的，仍是那隻伴旅七年來的破行囊。

如今，山谷與原野，甚至時間都被上了一層秋色，在這陌生的地方，很幸運地找到了歇腳地，這隻破爛的行囊，在黑黑的房間里，也得到了暫時安息；記得她給我縫補這

行囊的時候，曾經這樣說：「它又是跟你走了，而我……」當時我像什麼怪物梗在喉管似的，一句適當的話也說不出，僅是悽然地一笑，但，她更懷疑地在追問：「這是命運註定，還是生活的驅使呵？」——現在四週的秋色更染深了，掛在這房里的破爛行囊，也蒙着了薄薄的灰塵，然而，它不斷地啓示我的，仍是她追問的懷疑。

哀希臘

王奇譯

希臘島！
這裏埋藏莎菲的愛情和歌唱；
希臘島！
這裏是和平戰爭藝術的濫觴，
是詩神的寮園；
樂聖的故鄉！
而今除去驕陽的斜影，

一切西逝滅亡！

詩神的家園，

樂聖的古鄉！

那豪俠的豎琴阿！

美女的琵琶！

而今消逝迴響在西方！

詩神的家園，

樂聖的故鄉；

祇剩一片瓦礫場！

馬拉頓前環青山，

馬拉頓後橫碧波，

在這裏片刻遨遊，

猶夢希臘是自由！

徘徊在波斯萬塚前，

誰能說希臘是奴隸之種！

皇帝在高崖雄視：

到處是我的土地，

到處是我的百姓。

戰艦千艘，鱗鱗天齊！

早晨隊伍紛紛，

薄暮一人不剩！

希臘的百姓

什麼地方去寄存！

希臘的百姓

什麼地方去寄存！

英雄的歌聲漸滅，

壯士的熱血已冷！

空留岑寂的海岸，

回想過去的事情，

高歌已經走無能！

過眼榮華不再來！

種族的枷鎖，

志士的痛楚；

我雖在這裏詠歌，
也爲希臘難受，
要爲希臘痛哭！

○ 過去的不可追求，
○ 偉大已逝的斯巴達勇士呵！
只須你們百分之一的存留，
不難再造瘦馬國，
○ 今敵人逃溜！

○ 依然死寂，一切死寂！
○ 不！

我彷彿聽見幽靈的悄語：

「只要生者一人首義，

我們就來！

我們就來！

然而呵，

生者仍然啞暗！

○

○

○

生者仍然啞暗！

一切無效！一切無效！

重彈起琴絃，

讓我淺酌低唱，

丟去這愁懷吧！

隨那突厥去縱橫！

可是

酒後更起了新愁！

○

舞步陣法三臘兩有名，

但今只會婆婆舞！

已忘了你們的陣法！

舞步怎麼能代替陣法？

難道祖先給你們的文筆裏，

只留下一「奴隸」二字！

○

酌了滿杯的美酒，

不再想這些愁懷吧！

嘆！

○

○

甚至過去的暴君，
也願他仍然在位，
那暴君雖虐，
仍是我們同種的人！

醉了滿杯的美酒，
修里的崖邊，
波家的灣裏，
海倫的血液，
或流在希臘自由之間！

不要信任法蘭克王，
他是一個賣買的商人，
可靠的只有自己的刀槍！
法蘭克王的狡滑，
突厥人的殘暴，
他將使你受傷！
醉了滿杯的美酒，

看少女輕步起舞！
明亮如水盈盈的眸子，
更顯得光燦美麗！
可是，
她將是奴隸的母親！

投身在蘇靈的崖上，
呆望那環圍的碧波，
聽不盡的波聲和哭聲！
從此擲碎了酒杯，
不願再在這奴隸之城！

生命的歌頌

如堯
譯

在悲傷的詩句裏，不要告訴我，
「生命僅僅乎是個空虛的夢」！
因為靈魂像睡眠那樣死去，
已看不見絲毫痕跡。

「生命是真實的，生命是誠懇的」！
坟墓不是它最終的歸宿；
「你是塵土，仍將返原為塵土」；
而靈魂將永遠不滅！

不快樂，也不悲傷，
是我們的路，或者終止的目的，
我們努力每一個今天，
發現比較更遠的明天。

事業非一日之功，時間是瞬息即去；
我們的心雖然強健，勇敢，
但仍然像敲着出喪鼓，
進行到坟墓裏去的喪禮。

在世界的戰場上，
生命是短促的，
不為羔羊，不為蠢牛；
而為一個英雄的旅程。

不要信任將來的快樂，
讓已經死去的埋葬着過去吧！
把握事實，努力現在！
照耀我們的有心和上帝。

古今偉大者的生命，昭示我們，
使我們的生命能夠同樣莊嚴。
離我們很久很久以前，
這足跡已留在世界的歷史上。

或許另外一個偉大者的史跡，
航行在巖巖的，生命底海洋上，
使在破船上，將沉沒庶弟兄們，
獲見新的希望，新的信仰。

讓我們同心一致，
在任何命運中奮鬥；
努力追求，努力爭取。

一面學習，一面工作而不望收穫。

別

雨濱

晨曦帶來了無限的詩意，

秋陽已掠過了嚴江，

緊縮着翅膀的小鳥兒，

孤零零的站在那已染上了塔色的樹幹上，

——呢呢喃喃的——

是哭泣呢還是歌唱？

在嚴江兩岸的是那刮靜底爾高峯，

南高峯旁的山巒；

在南高峯對面的是人們，

是那帶着離別底苦味的旅人，

是旅人啊！是旅人底熙攘，

旅人啊！你始終忍受着你底心的痛處，

揮別了！你去吧！你要迎着前面的光芒！

訴

疾風

也許是在無意之中，

搗撥了我愛你的心；

或是用無意的言辭，

你惹得我煩惱無垠——

你我的心起了旋，就盪出河流，飄過海濱，

在波浪中掙扎，我亦尋不着，

像無蹤無影。

(二)

我追着它，

要把自己的軀壳跟着前進，

但是，我已經失去了力量；

你我的心半是飄呵飄向遠處，

遙遠的水盡處原是一片草原，

綠草、紅花、黃鶯、飛鳥……

廣闊的自由空氣瀰漫了——

這是人跡稀少的原野。

(三)

你我來自山城，

樹崗叢生，林木葱篁……

朝霧裏聽沉霧劃破長街，

夕晚，千萬盞燈火閃動着人影，

我和你空懷着熱愛的心

從漫遠的家鄉浪跡到這裏，

幾年來的生之孤獨，

像沉重底枷鎖壓上在我我身上，

毀滅了力和光！

(四)

如今，山城的四週依然故我，

新安江的激流整日奔波，

你我從陌生到拉緊手；

高唱出心靈的交奏。

荒野裏顯露着廣大的草原，

你我用拓墾的傢具，

緩慢地，艱辛地，一方又一方……

剷除那些荆棘，敗草蠢動着的黝黑的蟲類。

草地上豎起了迎風飄盪的旗幟。

你我，高吭、狂歡……自由的走，

縱情的唱！

(歡) (送)

何以

——××壯丁出征之斷片——

淙淙的溪水，

配合了號角，

不斷地織奏著。

它——

新生的戰鬪行列，

正蠕動在白霧中。

× 男的，女的，

還有抱着小孩的，

帶着興奮，
 擠在沙灘的一隅，
 指手划腳，
 在贊美從軍的光榮！
 ○
 鞭炮震耳地響了，
 千百隻手，
 千百個嗓音，
 悲壯，歡喜，
 揚溢在清晨的蒼穹。
 ○
 一個個，一羣羣，
 走上暢大的船，
 這時
 太陽羞慚地
 才露出一線緋紅，
 像着歡送者的眼，
 目送這戰鬪的一羣，
 慢慢地流向

勝利的戰場！

薔薇的夢

戈特

薔薇是美麗的，
 但是經不起風霜的暴打，
 她！彷彿一絲輕輕的烟，
 很容易地幻化；
 誰也不能把她當作人生的依托，
 然而，值得人們愛慕的是
 她青春的年華——
 她知道宇宙不是她的家，
 她好似做着美滿的短夢，
 一剎那，好似黎明的霧兒，
 慢慢地消化！
 輕輕的消化！

禱告着你

讓我禱告：禱告着你，

——萍野——

像雨過天晴的蔚藍，
沒有一絲雲翳那樣澄清，
爲你：
爲你俯下頭來，
默默地在心坎裏禱告，
我企求着你學業；
我企求着你健康！
給你戰鬥的生命，
向着坎坷的命運反抗。

○

○

○

宇宙的甯靜，
世界的紛爭，
因爲自然是人道的，
因爲人類是殘忍的；
捧着自己的生命，
抱着青春和理想，
去你犧牲的獻祭，
熱愛的血液，
悲憤的眼淚，

爲世界的生靈禱願，
求天給我們安甯的日子！

○

失去自由的人們，
悸痛和憤激，
爲了——正鵠——，
爲了——安寧——；
難道埋頭願受嗎？
難道讓恥辱永存嗎？
你比我更清楚，
你比我更急於反抗，
我仰望着總有一天；
會像河水的泛濫，
洗除了悸痛和恥辱，
燃毀了強暴和迫害！
爲了未來的自由日子；
爲了未來的光榮幸福！

○

○

○

讓我禱告；禱告着你，

像雨後的青天，
像碧綠的湖水。

兒歌

——玉塵——

好弟弟；

我來告訴——你；

光陰像流水，
烽火遍大地。

萬里長城

爸爸爲國出過多少年。
媽媽爲了我們的生活；
整日忙碌在田野，
流枯了她的汗和血。
今日爸爸寄來信；
一定前方的好消息！
我們告訴媽媽——去，
媽媽知道了，
一定很歡喜。

莫。莎默塞總。穆謨原作

史若舜譯

城。
在瀰漫滿雲霧的那邊，危立着巨大，莊嚴神祕，隱密，恐怖的，是中國偉大的萬里長

城。
孤寂落寞，從未關心宇宙間一切的變幻，她自己爬上這面山頂，又疾游而下，飛向到

深遠的山谷裏去。
險惡，恐怖，高聳着方形的瞭望碉堡，一個間離着一個，很適當的，站在每一個扼要

的地方。
非常殘酷，絲毫沒有憐憫，爲了完成這偉大的建築，犧牲了千百萬人的生命，那每一

塊陰黯，巨大的磚石上，玷污着俘虜，平民們無數的血淚，鎔凝成這幽深的長城，經過那層巖層巒的山脈。

大胆的，勇往遠進，她奔向她那無盡止的旅程，灣灣曲曲，高高低低，一直伸向亞細亞最遠的邊境，那完全是窮鄉僻壤的區域。

像這神祕的國家，同樣地神祕的守衛着這偉大的國土。
在瀾漫蒲雲霧的那邊，危立着巨大，莊嚴，神祕，隱密，恐怖的，是中國偉大的萬里長城。

自勉

——陳萍野——

人生的渺茫雖如醉後夢醒，祇有靜心地自我慰勉，強悍的心，却在告訴；

你好似溫柔的綿羊；找不到青蔥的牧場

，祇在那荒涼的郊野，對着天空悵望。

你好似慘白的梨花；不貪戀枝頭的光華

，一任那無情的風雨，疾捲到海角天涯。

你好似擅歌的夜鶯；老不在光明的良辰，試你底歌聲，一待到夜深人靜，便嗚咽悲

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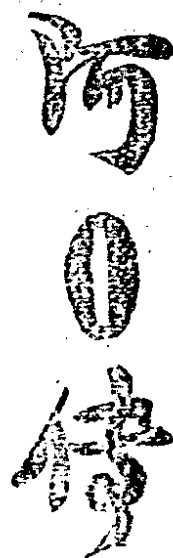
竟這樣地度過了你底一生行程。可是你也會踏過了褶旆的幻境，誰知如今就遭了這樣的蹇運，一去的歡欣不再與相迎！

但你却不要因這而悲觀，這時候是播種的工程，而不是收穫的工程。也不但只有你個人底頹然，還有在饑餓的大眾呼聲。

齋吧！我可分擔你的憂鬱，慰勉你無聊的暗沉。

懷疑的目的是要征服自己

——歌德——



阿〇是一個最逍遙自在的青年，家庭雖然僅僅夠得上一份小康，但是生活却非常的闊綽，頭上留著很摩登的西裝頭，膩滑的；時常穿著一身打扮紅領結的西裝，走起路來怪有趣的彷彿踱了前腿似的帶有一點蹦蹦，心地不大坦白，而且對人有些撒驕及浪漫，凡是與人接談老是搖頭擺尾的真使人難以形容他整個姿態底輪廓，簡直，人家見了他或談起他總是滿不高興的哼鼻；

阿〇有了小康家庭的憑藉，每天所出入的不是大菜館就是跳舞廳，同時自從得到舞女尼曼娜底傾愛以後，他這一副高瘦的影子也就時常迴旋在「菜館」「舞房」之間；「阿〇少爺」是菜館及舞廳的工役所給他的稱呼，阿〇每次聽到這類稱呼的時候，老是笑

嘻嘻的表示滿意；

有一天，他的爸爸大約是爲了他的生活太浪漫，金錢太揮霍的緣故，忽然很嚴厲的警告他說：「阿〇我的孩子！人生的意義不是那麼簡單，總得透視一下你的將來，不然的話，你這條渺小的生命兒就是這樣完了！」阿〇聽了以後，把眼睛眯了一眯，「人生……前途……替他媽的這一套，反正，我已活了二十多年過來，從未遭遇到什麼挫折：……一將兩隻手向褲袋一插，嘴巴一吹，很掃興的溜走了。

這一幢高瘦的影子，懶慢慢的溜出了大門，好似到「菜館」「舞房」去了！不，好似到這萬無人烟而且荒莽得可怕的草原去了！

前面，是一縷縷的灰色，把這幢高瘦及粉紅領結影子完全湮沒了！

第二天早晨，大約是九點鐘光景；

黃金色而且帶有一些惑人底溫暖的陽光，透過了窗櫺，充滿了阿0的臥室，窗外的樹樹葉一片跟着一片的向地面上禿落，萬籟俱寂的引起了不少人兒的追憶與悵鬱；

阿0疲倦似的坐在寫字檯的旁邊，右手支頤着頭，頭髮鬆蓬得像一團紊亂的黑絲，臉上蒼白而且很憔悴，眼眶潤溼的好似幾天來都是失眠，緘默地俯着頭凝視着檯上玻璃板裏面尼曼娜的一幀六寸半身照片，一會兒在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點不可思議的苦笑，一會兒把眉宇緊緊的蹙了起來，在他的表情上反映出一種歎羨和憎恨底矛盾的感觸；

陽光偷偷地溜向窗外，漸漸的移到黃色的屋頂，臥室內的光線也就陰闇了許多，「陰闇」已塞窒了阿0這顆脆弱底心靈，門口馬路上的電車馬達聲及行人嘈雜聲囂雜

地搔擾着阿0，阿0的精神支持不下去了，把身體站起來，打了一個呵欠以後，向沙發一倒，兩隻疲醉的眼睛慢慢的閉攏，不上半句鐘就打着鼻鼾很容易的睡熟了；

窗外的風，徐徐的吹進了臥室，輕輕的撲向阿0的懷抱並掠過他的臉龐，好似甜蜜的向他親了一親；阿0打了一個寒慄，把身體一翻，又是咕咕地睡去。

突然間，房門口來了一種輕微的脚步，並且在阿0房門用手輕輕的敲了幾下。

「誰」？阿0被叫醒了。

「我」一個尖銳底女人的聲音。

「進來」！阿0答應以後把頭擡了起來，眼睛半閉半開的注視着房門，很想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阿0少爺！剛才密司忒維與尼曼娜姑娘來過了，因為少爺睡熟，不敢來驚擾，在會客間祇坐了十來分鐘就走了」，進來的是阿0公館裏面的一個女傭人——甯麗；

「我知道了，你去吧」，阿O把眉毛鎖起來，眼睛向甯麗一睇，臉上更憔悴的向裏面一翻，輕輕地吁一吁，把把眼睛台攏過來，又在他精神極度倦悶中安息。

他閉起了眼睛，心房及脈搏高速及反常的跳動，兩隻手緊搭在胸部，沉默地思索，不，鬚鬚追求着他個人理想底人生的幸福。甯麗把眼睛向阿O白了一白，拖着輕鬆的腳步向樓下走去了。

阿O，是一個富於個人理想的青年，可是他這種獨特的理想，不但使他的親生父不滿意，就是在他生活周環的一切與他的理想更感到很多不適宜，簡直，由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終使阿O的思想漸漸的走上搖動沒落的道路。

阿O雖然沒有阿Q那麼勝利精神，但是這位富有個人理想的青年，在他的人生與生活的過程裏面，深深地引起了人們打起一個意外的寒慄呢！

他倆的生活 知友

三十三年八月晚稿於新安江

去年的冬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X君夫婦，一年以來，友誼上的進展，我成了他們的不速之客，即使是風雨之夜，我們仍局常敘在一起，談天說地，那放浪不羈，談笑自然，遺傲於一室之內，痛快盡致的神情將使我永遠不忘！

快樂，幸福，永遠抓住在他倆的手中。我眼紅，羨慕，那甜蜜的生活！他倆婚後年餘，還沒有小孩，整潔幽靜，真如一池春水，碧波無浪，是一個多麼美滿的家庭。

他愛好文藝，熱心文化工作，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深邃的見解，她現在是一個賢妻，將來定是一個良母，從家庭的整潔，和那對X君的溫順體貼，我都敢大膽的證實，沉默寡言，善於聽話，好的耐心，都是

我親愛的友人底好性情，對於學業的努力，勤奮的精神，我是敬佩而又非常自愧。

他倆在同一機關服務，伴隨伴出，親切歡愛，兄妹的情誼怎麼能夠和他倆比擬。公務員清若的生活，和暴富相比，當然是天差地別，但是，他倆自能夠找他人所夢想不到的快樂。她親操一切家務，她愉快的說這是一「很好的消遣，很好的運動」，那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物質上的享受，怎抵得上他們精神上的安樂。

公餘之後，下一局棋，看一會報，說一會笑話或故事，都為他們平日的興味。江邊，公園，圖書館，以及湖濱路上，印着他倆不少的足跡。

真的，燒一兩樣小菜，喝一杯美酒，是她在週末中最有興趣的勞作。吃吃、談談、笑笑，消度過了假日，很幸運的，我這不速之客，也常有這種口福。

我時常禁不住要窺問：

「你倆為什麼會這樣快樂，這樣幸福？」
這一沒有什麼秘密，我們對生活能夠淡泊，知足，對事業的前途能夠順自然，抱樂觀。

×君每次總是這樣的答復。

富春江上的秀麗風光，恐怕只有他倆纔真能夠賞識。晚霞抹在山頂，江水映如赤練，歸鴉三兩迫促的從頭上飛過，嗚嗚的客船，歡呼着抵達目的地的興意，船夫們卸去了一天的辛勞，環江四山的迴聲在歡迎他們。不禁聯想到伏爾加河上的雄偉情景。這時江邊的草原上，正映着他倆的情影，雙雙的望着遠山，落日，白雲，五顏六色的晚霞神往。啊！那內心的恬靜，愉快，除了他倆，有誰能夠領受一分！

碧雲風清，月光瀉銀，可以在江水之濱，看到他倆假依着倒映在月下的雙影，偶而聽到唱和的歌音，我將疑心那是一對愛神！不信，除了英國羅浮宮裏的傑作，人間那有

這種幸福！

她不但是一個好的歌手，且曾經是一位出色的劇人，她外貌的秀麗，儀態的大方，內心的熱情，雖難以描繪一分，但她確是一

「庶務主任」

何應珊是機關裏的「庶務主任」。所以稱之為庶務主任者，因為他的地位雖只是一個「附員」却確實擔任着庶務的職務，而且他的氣勢還高出正額的庶務以上，似乎與各科室的主管人員的地位相彷彿了，比如招待來賓，能使面面周到等類，都要有相當的才幹。第二，他在處長面前講話，往往比他人有力量，而且附員中有幾位是他介紹的，這更無形中增高了他的地位。最後，就是正額的庶務，常不免要受他的指揮。由於他能夠得寵，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的。

在薪俸表上，他的名字排在附員們第一

位好高興的人。

我豈羨，我敬慕，他倆恬靜的，幸福的生活。我祝頌×君，你倆永遠如此的幸福！

卅三、十、十脫稿于子陵江畔

賈有甄

：逢年過節，俸工津貼，他得的最多。但是機關之中，並無「庶務主任」之類的名目。我們所以稱之為「庶務主任」者，因為他自己頗也樂意這一個官銜，在那漂亮的名片上，或他的公館門欄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證明。

但庶務主任畢竟是一個空心湯糰；如非他把處長和處長太太待候好了，忽然鴻運當頭，被提升做正式的職員，他沒辦法不在附員的頭銜下委屈一時。這一層，他自己心裏是雪亮的。

他中等個兒，不孱弱，也不粗蠢，臉蛋

兒不麻，也不俏，一對呆大的眼睛，鑲着兩顆金牙；例是很標準的。但頭髮却梳得挺光亮，皮鞋走起來頂響，不僅勝過一些小職員，簡直比過處長。

何應璠常常穿一套副牌馬褲呢的制服，半真不假的，很中看；脫下來洗的時候，當然得換一身衣服，但似乎總沒有見他換過。那套衣服倒很忍穿，大概他穿得挺愛惜，挺留神的緣故。

在左腕上，戴着一只廉價的手錶，那錶壳四週，給擦得雪亮。但却從未見他用來計時，似乎實用的成分少，而裝飾的成分多了。起先我決不相信他會戴上一只破錶，但終於知道那確是一只永遠不走動的老錶。

此外，他確能適合抗戰大時代。不知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結他弄到一支手槍，就時常掛在他那褲帶上。當然，他假如時常穿着上衣，別人怎麼能夠窺他的，天氣只要

着外衣，那支槍也就時常威脅着大家的眼光。

說他有出息也好，說他不安分也好，總之，他就不願意被人老實看成是個附員。比如說，如果因公派他出外差，他就得請求帶一個公役，自己僱坐一頂轎子或一輛車子，作為代步。一到外面，就得立刻吹牛皮，擺威風，什麼主任，什麼觀察的稱呼，就拚命往自己頭上戴。只要稍欠世故一點，準該倒霉，招待烟酒，臨走還得借點路費。過後討賬，才知他原是個不重要的「紅人」，將失悔自己的眼力真不濟事。

但是，碰上知道他底細的熟人，他就不來那一套，留他吃飯也好，喝酒也好，做得非常老誠。有時他還掏出自己的香烟，取火客。雖是小小一番好意，但那般親熱勁兒，却使對方受則不安，一時不知道領情的好，還是拒絕的好。

附員們的臥室正在我們的間壁。黃昏以

後要要是他沒有出去追逐「密司」，往往聽到他跟伙伴們高談闊論起來，常常是「現在吃飯要靠交際」，「要懂得交際之道」，「類老鬍子」的確何應珊是時常看「交際之道」的。

「你們看我還不是自己有辦法，會交際……：我要一旦做起主任來啊，嚇嚇……：我比他們強得多，辦法多得多了」，他是素來不佩服機關裏那些主任科長的，他說話來總是舞手動腳，顯着非常活潑輕浮的態度。要是附員們不佩服他，一時抬起槓來，說他癡心夢想，生就當官的命，連名字也不像個有出息的，他就粗聲大氣地回駁道：「笑話，說我何應珊不配當大人物？何應欽跟我才差一個字！」明朝你看見他時，想起「昨晚聽來的」，就忍不住一肚笑，打趣他道：「聽說你有個兄弟在當參謀總長，是嫡親的吧，還是叔伯的？」他就能夠厚着面皮，順溜着嘴：「一嘔嘔，有點親戚」，於是就索性東拉西扯，同你說得真像有那麼一會事。

同事們有大小，他接待的程度和禮貌也有差別。處長面前，任何時候，他決不厭煩的總是一見就打着九十度的鞠躬，吩咐的事，他答應「是是是」，馬上幹去。科長主任們面前常常一張笑臉，吩咐的事，他也說「是」，慢吞吞幹去；降至科員之類告訴他的事，他說「知道了」，但轉與不幹，卻全靠他個人的高興。等你幾次三番催急了，正想責問時，他回答道：「老兄，忙呢！」不外是處長叫他招待客，沒有空，又去銀行去領款，氣還沒有喘過來，反正他總是有理由的。至於處長太太，他是特別另眼相看，一呼即諾的，因為她有使他升官的力量。這一層，他肚子裏是雪亮的。

上面會提到追逐「密司」，他對於這種本領的確不差，並沒有多久，就和他的獵獲物訂婚結婚，他很坦白誠懇，常說「無話不可對人言，乃真誠的表現」，他會承認那個獵獲物是野雞，而又自願與她結婚，可

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

總之，他着力「向上爬」的結果，雖未正式擠入「主任們」這一階級，似乎從得到了一「庶務主任」的虛銜，已漸漸的脫了一「附員」的地位，變成一種不尷不介的人物了。所不幸者，他的名字還排在附員的第一，但薪水也加過不少次了。

他的夢想有沒有實現，是否已向「主任」的階梯上一級級爬上去？這，我也說不上。因為我早已離開了那機關；而且敵人的砲火一逼近，聽說那機關也就裁併了。

有趣的人

史堯

當我鳳婆擔任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會看到你有生以來從沒有看到過的，整個家裏的到處忙亂。

雞預先關在雞籠裏已經捉出來，放在廚房裏，等待着人把牠殺起來，這時，鳳婆便

自告奮勇的開口了：

「呢，殺雞，讓我來弄吧！不要你們，不要任何人來找麻煩，我一總包辦好了。」

那末，她束上了圍裙，開始工作，她要一個女孩去燒水，接着又叫一個男孩去告訴她水要燒滾開，溫水不要，這樣以後，她慢慢地工作下去。也就開始了忙亂着整個家裏。

「小美，現在你替我去拿菜刀來，叫他叫了，」耀男，你去拿只碗來，我還要一只木盆，最好更把廚房裏燒火凳子送來；吉兒，你跑到七老太家裏去，代我問問她好，順便問問她肯不肯把她的掛毛的掛子借給我？」

「你不要去了，吉兒！我將要一個人拿着碗；呢，你再替我去拿把剪子來！還有，耀男——耀男在那裏？耀男，你來這裏，我要你給我捉住雞！」

一會兒，她舉起了那隻雞，旋被牠掙扎

脫了手，飛開去了，她急忙去搶住那雞，菜刀割碎了她的手，這時，她跳遍屋子去找她的手帕子。她死也找不到她的手帕子，因為手帕子被她在圍裙裏去了，而她又不得遺會事，全屋裏的人都要停住他們尋找家具的事來幫她找手帕子。

「全屋子的人就沒有一個人曉得我的手帕子放在那裏嗎？我這裏從來沒遇見像你們這樣一批人，——的確的，我實在沒有，你們五個人——你們連我剛才放的一塊手帕子都找不到嗎？真是，你們這——」

他又坐下來了，同時發覺她的手帕子是放在圍裙的衣袋裏，接就叫出來了：

「喂，你們算了吧！我自己已經把它找到了，像你們這樣找東西，我不如叫一隻貓兒替你們做還好些。」

化了半點鐘的時光，包紮好她的手指。掙脫的雞也捉回來了，還有菜刀，剪子，碗盆，以及滾開水等都準備好了，她再來試一

番，全家的人，連小孩和臨時僱用的女工都在內，站成一個半圓準備着幫助她，先是要一個替她捉住雞，第二個人給她抓住雞頭雞腳，第三個人授菜刀給她，第四個人把受雞血的碗湊好，第五個人替她把雞的血管找到，授到她的手裏。她摸着那血管，好好忽然滑不見了。

「那裏？血管又不見了。」他說時帶着發怒的語調。

我們我把眼睛湊近去，我來我去我那根滑掉的血管，他卻坐在凳子上，大氣的咆哮叫着要他們知道，他會整個上午忙着做這件工作，叫大家沒有空去吃飯。

畢竟血管被我着了，但她那時候又忘記了她的菜刀。

「菜刀在那裏？我剛才用了菜刀做什麼，噯育！你們七個人，張着口圍在這裏，難道你們不曉得我為什麼要用菜刀？」

我們又幫助她找菜刀，而她却又迷失了

那血臂的位置，我們一個一個又湊過頭去亂我，她稱呼我們都是笨伯，她自己我來我去，那雞急得跳着叫着，她也急得發火。

這時，她拿起刀來冒冒失失的一割，這老糊塗眼力又不濟，正湊過頭去，她的眼睛及整個面孔，洒濺了滿滿的雞血，一個極好看的驚人的血花臉。

拿着雞的二個人跑掉不顧，雞就落在那滾開水裏，仍然不死不活的掙扎着，那是小孩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慘情。

後來，鳳婆就開滾水裏去摸那菜刀，燙得怪叫連聲，讓熱水洒向人家的身上去。

我的阿公，靜靜地看了這個，他希望知道下一次鳳婆要殺雞的時候，他可以準備到他的老友那兒去，等上一個星期，同他老友談她的這件事。

「唉，你們男人們，你祇曉得外面的事

，一鳳婆直起身子回答他，「什麼，我喜歡做這一類小事情？」

然後，她重新來做一番，她不理睬你們，拿起菜刀來就向跳着的雞砍去，砍下第二下去，那雞已成了二片，菜刀跟進去了一半，鳳婆頗後悔她用這大的力氣，實在留着可以殺一只牛了。

她砍了幾個新痕，雞頭連脛下來了，差不多到了下午，那隻雞零零碎碎的躺在水裏，極多的毛還連在皮上，而那盆水啊已變成血湯一樣。

她滯重的直起身來，向一個人的腳上踏去，擺出不服氣的神色看一看他弄得一場糊塗的景象，又看一看周圍的人，他會說：「你們該明白了吧，爲什麼你們這許多人都是無用的傢伙，只會吃飯，要我一個人來做像這樣一類的小事！」

只為百元關金券

鄭屏

格邦，格邦：格格：邦：鎗鎗……：這種聲調是多麼淒涼啊：更夫原來就是一個可憐的人吧。

在淒涼的深夜，獨有城外墓地旁的一座破落的茅廬裏，隱隱約約的透露出些聲音：

「嗎呀！肚……：餓呵……：爸爸……：」的小孩哭聲。這蓬門外，立着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人，穿着一件很薄的夏衣，那一條條蚯蚓似的青筋露在他的額上，他仰着頭，閉着眼睛，有聲側着耳朵，向進城的路上望去。回答她的是「汪汪……：」的狗聲，餘外沒有點聲音。

雖只半小時却像一年那樣難挨，他嘆着氣轉進身去，自言自語的：「明天，明天的柴米……：啊！」伴着她的又是「媽媽……：肚……：餓呀！」的哭聲。

外面的風吹得更緊了，廬內如豆樣的青

油燈，被吹得搖曳不定，好像立刻會熄滅。她坐在破床上對着那三歲小孩兒發怔，紅紅的眼睛充滿了淚水，蓬亂的髮披在牀上，紫色的嘴唇已微微的顫抖，那睡在床上的小孩，睜着她那瘦得格外大的瞳孔，顯着餓飢得無可奈何的慘情。她有氣無力地一聲聲叫着哭着竟睡着了。

遠遠的很清靜的狗叫聲，從那條黑域域的路上來了一個失業的工人，帶着無限的愁苦，被風無情的刮得顫抖，好容易那破茅廬已到了，他側身進了柴扉，同時，正在流淚的她，急忙的迎上來像獲了至寶一樣般問：「可有落了嗎？」她的愁悶隨着散解了一半。

「……：」他沒有說話，只默默的流淚，在屋中踱了一轉，就進房倒在牀上，默然不發一聲……：」

「爲什麼……你倒底爲什麼……不開口呢？」

「有話總好……說的」，她陪着淚淚顫聲的問。

「唉！」他迫的沒有辦法，反正早晚總得要說的。「唉……唉……他想還是說吧，但欲說又止，「噯……」。

「說啊！」她催迫。

「我跑老汪家裏借錢，說了許多好話，他回答我的是，是一聲冷笑！而且他說「我沒有錢，即使有，你自己明白，憑什麼我借給你」？……我只好忍住氣，好求苦求，再三的說好話，他竟冷冷的不理……最後……他……」他說到這裏實在說不下去了，全身不禁打了個寒噤……

「何必呢！說呵，哭什麼呢！往下說呵，最後他怎麼樣？」她迫問。

「唉……唉……唉……」他只是嘆氣，他怎麼說得出口呢。廬外的風呼呼的刮着，四

圍死寂，獨有那小孩睡夢中的呻吟，和半明不滅的油燈……

「說……呀！」他的妻又迫着。

「唉！我對不起你……玉英！我對不起……唉：我的良心，我的良心，怎麼好說呢……只是我們得活命，活命啊！沒有辦法……」

她禁不住放聲哭了，淚潸潸在他的臉上……他索性痛苦的說吧：

「最後，老汪說：『錢是有的，不過！不過要把玉英嫁給我……或租給我！』我苦苦的哀訴……我們有孩子呵……積積德吧……」

「沒有法……我們得活命，玉英！玉英！我，我，答允了他……」

她沒有聽完已哭得像個淚人兒了……她能說什麼呢……「媽……媽媽……小孩也被哭醒了。

風聲，狗叫聲，哭聲，擾成一片……餘

外一切仍然是死寂，死靜……
第二天晚上，風開依然呼呼的刮著，那破茅廬裏連一絲燈光也沒有，可以聽到的是斷斷續續，一聲聲的嘆氣。也許那失業的工人正呆望著手中的「國金券」百元。

「天

書

山雨

孤新近用潔白的圖畫紙釘成一部新書，裝得很美麗，請了國內頂頂大名的圖畫家，作了封面，切得和玻璃一樣平，末了還把它放在火灶上烘了一個月，變成黃褐色，使別的動物一看，便知道這是發掘的名著。用了很好的紙包紮，他帶去見國王。國王端莊的坐在金龍殿上，一動不動，像一尊佛像，旁邊是站滿壹大堆的大臣：御前大臣，戶部尚書，理財天官，牛頭馬面，小鬼判官，……這里兩便撿了狐。

「因了單調的緣故」，大家全不感到有趣。國王用了疲倦的眼光打掠着左右臣們的險孔，有方的，有圓的，有鼻子高得像長了瘤似的，有牙齒突出像鬼怪地，有眼睛斜的，有耳朵像三角形的，……這圖畫十分引起它的注意。

很快的，牠發現了狐手中的包子，狐緊緊的拉着，彷彿怕被它溜走似的。

「那是什麼？」狐手山的包子！」

「『天書』——臣罪該萬死萬死！」狐連忙跪下，頭在地上敲擊得拍拍地響。

「真是這樣嗎？好極了，拿給我看！」狐慢慢地一面打開包子，仔細的拿出書本，一面微笑着說：「的確的確的，『天書』，牠是至寶，很難得的東西，它將會告訴國王一切世界上過去和未來的變化，什麼難以想像的東西，它都會知道。這，只要有頭腦有眼睛的人，是總會知道的：——狐非常恭敬的遞上書，反復的說。

國王拿到書，一遍一遍的翻着。他想：「天書」里說點什麼呢？……然而，牠驚奇了，足足翻江兩點鐘，這本黃褐色的一發掘的名著——是什麼也沒有，每頁上是字也沒有，圖也沒有，數目也沒有，符號也沒有，遮了擋眼，仔細的看，仍是點找不出什麼。

國王覺得有點不耐煩了，狐連忙走了過來，手指着書說：「這是第一章，說世界某處某年某月某日發生地震……第十章，說某國人某某人發明無軌火車……只要有腦子有眼睛的人，總會知道這些的！」

國王遲疑了一下，翻了翻，終於抬起頭來：「是的，我看得出。這確是『天書』，牠里面的話多麼真實和寶貴呀！——可是你怎麼得到的呢？」

「工作了三年，在地下掘到的！」
放下書，國王宣御前大臣，大學士，印刷總監來：「我們國里居然得到這部『天書』

——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榮幸的事，我深切了解了它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價值，現在我要全國國民在一個月里都讀完了牠，御前大臣須令全國各學校作為教科書，仔細研討，大學士須用做考試題材，選用人材，印刷總監須立刻翻印十萬萬冊，切切此令！」

十天後，印刷總監果然交訂了同樣的書十萬萬冊，全國民衆人手一冊，都擺在最適當的處所，只看看封面，翻了一翻，誰都沒有讀牠。——他們全知道這裏面什麼也沒有。但當他們告訴下一級——大學生告訴中學生，中學生告訴小學生，小學生告訴民衆——的時候，却都一致的說：「『天書』不折不扣的『天書』，只要有眼睛，有腦子的人，是準會知道的！」

而人，才不會沒有腦子和眼睛呢？
大學士却最感頭痛了。每次出題目的時候，總對着書發愁：「『天書』——叫我出什麼題目呢？里面什麼也沒有！」而最後還是

拿兩張二頁書而大的紙裝釘成冊，便算考卷的。考生是拿到考卷，只寫上姓名，便可繳卷的！

國王是把原本的「天書」，用柳木箱裝著，放在皇宮書庫里，加了御封令圖書御史看守。牠自從第一次——狐獻書時——翻過

後，再也不曾去動它。

「天書」走着「紅運」，——「只要是

有頭腦有眼睛的人，是準會知道的！」

狐是早已升做「內庭祕書」了！

（九、十九、靜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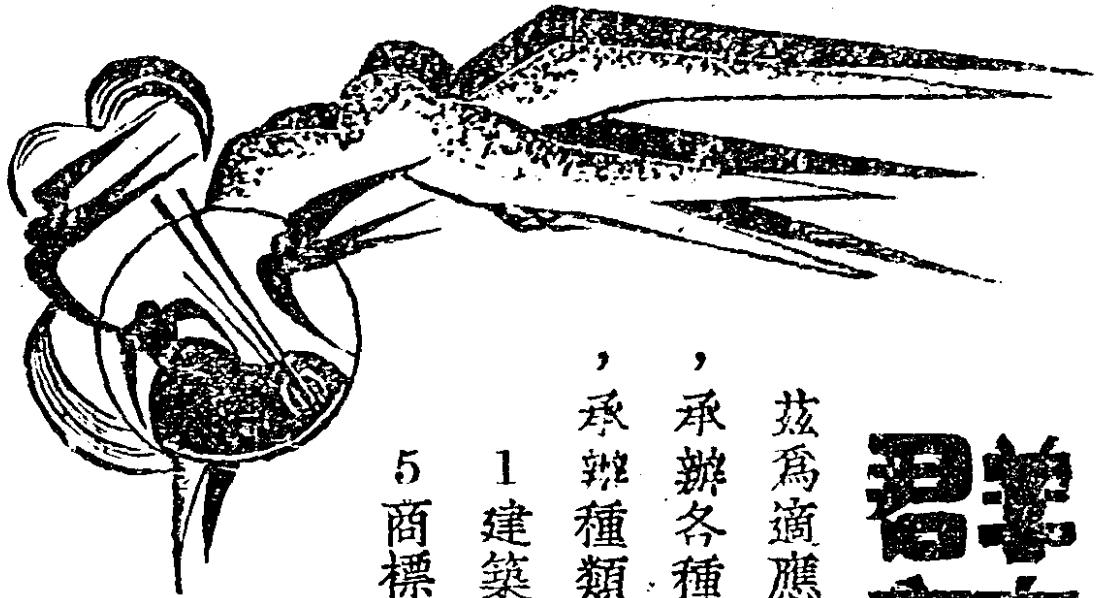
完

編後記

這一個不成樣的集子，終於將放在讀者的面前了。作者和編者，都不是專事的文藝工作者，僅僅因為濃厚的興趣，利用公餘的時間，努力來合成這一個集子。用一個月月燈下的時間，二三個人集稿的力量，要想把內容編得十分充實，確是相當困難的。

這裏須特別致謝的：翁北溟，魏風江二位先生，在公私交忙之中，惠賜珠璣，增光不少。「青溪印刷社」主人陳先生，在印刷、發行方面，慨允全力幫助，給我們鼓勵很多。但是，因為篇幅有限，印刷上的關係，還有許多好的作品，只得割愛，這一點編者深表歉意。

這個集子假如能夠引起讀者的愛護，我們想在可能中，繼續編出第二個集子，用來改進這一集不滿意的地方。希望各方面給我們珍貴的意見，敬在這裏誠摯的伸手歡迎！



華英設計社廣告

茲為適應社會需要，提高生活美感，特創設本社，承辦各種設計，新穎精良，收費低廉，約期迅速，承辦種類附列於右：

- 1 建築工程設計、2 圖案、3 肖像、4 廣告、
- 5 商標、6 封面、7 報頭、8 海報、9 壁報、
- 10 統計圖表、11 印章設計、12 傢具設計
- 、13 禮堂佈置、14 機關銜牌、15 商行招牌等。

外埠訊約，郵匯費自理，以九、五折優待。

社址：設滄安西街十一號



文藝叢書 草原集

編輯者

史若舜 陸如暉 朱麟趾

發行者

沈麟趾

出版者

青溪書局
淳安縣前大街

印刷者

青溪印刷社
淳安上馮公街

代售處

各大書店

每冊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元月初版

#870



00042